



VIHOZAE

曹天予 著

权力与理性

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Power and Rationality:

Marx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World History

VI HORAE

权力与理性

曹天予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理性/曹天予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675-5559-4

I. ①权… II. ①曹…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中国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952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权力与理性

著 者 曹天予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
字 数 8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559-4/D · 205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自 序

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在经济政治领域,自由主义主导的理论方向和政策实践,在西方世界和绝大部分其他地区,都占有统治地位。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社会科学中的主流框架,其理论预设也基于自由主义的信条。即使在生命意义(终极关怀)、文学艺术价值等道德文化领域,流派虽多,基本取向也大多源于自由主义哲学。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思想文化的交流亦日趋广泛深入,自由主义霸权在全球迅猛扩张,更加巩固。当前,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思想流派,无论是各种形式的前现代保守主义(从伊斯兰到孔夫子),还是后现代的各种左翼思潮(从话语理论、解构主义到新共产主义),能对此霸权提出真正严重的挑战。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中苏分裂的一百多年间,马克思主义

这一新兴社会思潮及相关的革命实践,对自由主义的冲击是全面的,一时大有摧枯拉朽取而代之之势。然而苏东易帜之后,势头尽失;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失去了对其进行批判的兴趣:整整一个时代已然消逝。但历史的“狡智”却仍会捉弄一代代的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滑铁卢,使不少青年、民众,乃至政治家、决策者和相当多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想起了马克思。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非易事。根本性的问题是:何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目的论、阶级斗争为纲?类似的问题对自由主义也存在:自由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吗?多少接受些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是否就意味着否定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弄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确切把握当代思潮就会有困难。这本小书是作者2015年夏天在上海大学系列讲座的整理稿,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通过对比观照,勾勒这两支思想体系及实践意义的基本点和相互关系。希望为那些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感到困惑的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思想冲突、把握时代脉搏的宏观视角和简明框架。

自由主义以其“理性”特征而傲视迷信传统、崇拜权威的保守主义,敌视耽于“空想”借助“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蔑视陶醉于碎片化、犬儒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潮。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其基本点正在于指出其“理性”的现

实依托乃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从而必然导致自由主义的理性走向其反面:即非理性。因此用“理性与权力”作为书名,虽然它不能总括全书内容,却至少点明了两大思潮间一个重要的纠结点。

- 001 一、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Marx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World History
-

- 029 二、唯物史观和社会契约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versus Social Contract
-

- 053 三、经济理性和阶级权力
Economic Rationality or Class Power?
-

- 090 四、自主个人和政治权力
Autonomous Individ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

- 113 五、个性扩张与人类解放
The Expansion of Individuality versus Human Emancipation
-

- 137 参考书目
References
-

- 139 附录一:提问与讨论
Questions and Discussions
-

- 167 附录二:我看当代价值对话
My views on the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ver Values
-

- 179 后记
Epilogue
-

一、世界史中的马克思 主义和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关联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为什么？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游牧、农耕时代或奴隶、封建社会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无产阶级）才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其贸易扩张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殖民主义，使西方发现了其他地域另类文明的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的朋友们，已经在探讨文明的演变模式。比如，人类社会是否有一个从狩猎到农耕、再到工商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试图把文明社会空间上的差异等级化，之后再把这一等级差异转换为时间序列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顺着这一思路，康德提出了“普遍

史”，而黑格尔则更明确地发展出“世界史”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即蒙昧与启蒙之间，偏见与理性之间，停滞与进步之间，依附奴役与自由之间的二元对立。

世界史的概念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极其重要，就因为若没有这一概念中蕴含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精神体现的断言，即它作为启蒙的产物、理性的体现，推动历史进步、引领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断言，就会失去依托。马克思本人亦起步于激进自由派。他的学说是激进自由主义的根本性发展、否定和扬弃。从世界史的角度，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可视为启蒙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两者间既继承又否定之辩证关系的历史基础。

首先，二者都立足于理性和进步的观念，都追求自由解放。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理性、进步和自由的理念虽然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但启蒙的种子是一样的，两者同根同源。

其次，如果说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持有肯定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立论是既肯定又否定，那么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表述，这两种立场和理论之间在对立之外，又相互渗透，存在着明确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最明显的表达，就是拒绝保守派或浪漫派从各种前现代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应于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活动为中心，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的个人进入市

场、做出自己理性选择的合法性。而保守派则信守既定的、超经济或非经济社会秩序的约束：要求尊重传统（即浪漫化了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及乡规民约等）、服从权威，反对自主个人和利己主义。他们认定自由主义要为市场社会中泛滥的、被贪婪和恐惧驱动的行为负责，并进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对市场经济中的商品拜物、个人异化等等自有深刻的批判，但他的出发点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而不是任何前现代宗法、乡绅或小农式的共同体。对于后者，马克思与激进自由派一样，揭露其中以共同体的名义而实行的剥削和压迫。自由派反驳保守派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但只要稍许翻看马恩全集，就会发现，两位作者对浪漫派、保守派的尖锐抨击，远远超过了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①

当然，这类抨击只是马克思主义双重批判的一部分。其更重要的部分针对自由主义本身，但与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不同。后者理论的基础概念是具有自然而然的终极正当性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正当性被用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历史正当性，即任何前现代的正当性已经随着历史

① 旧有的浪漫派保守派之外，各类新保守派层出不穷。如布卡特（Jacob Burckhardt）反对个人从作为道德源泉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成为自主的个人；施米特（Carl Schmitt）以主权至上的新霍布斯主义对抗议会民主；施特劳斯（Leo Strauss）用古典传统社会的自然权利和美德否定历史进步对传统秩序的冲决，以及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反对必然导致 envy[羡慕]，jealousy[嫉妒]和 resentment[怨恨]的大众民主（网络语言“羡慕嫉妒恨”实有经典出处）。他们各自对自由主义的某种批判态度，吸引了国内不少追随者。

的发展而为现代的正当性所取代。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半途而废的,并未真正贯彻到底。因为既然正当性有历史性,循世而变,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然或终极的正当性。自由主义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资产阶级的“自然”正当性,来代替新老保守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和正当性。所谓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通常指涉由贵族上层作为共同体代表的政治伦理秩序,并无平等、温情可言。中国的例子,以儒学倡导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理想为最。然而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新的、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与旧的、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同样与真实的历史无关。从马克思的视角,自由主义就其依托于理性和进步而言,有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面;而就其放弃历史性思维、在“个人”和“理性”等理解上回归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则必须否定。其中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者抽象的、原子的“人”的概念:古今中外一模一样的个人;人皆共有的一模一样的理性。“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诉诸的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演化和进步的载体,只是作为原子个人的加总,缺少现实的经济-阶级关系或真正的历史内容。

再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继承而又否定、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世界史”理解的异同中,表现得最为清晰。黑格尔,作为自由主义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把世界史看作是理性史,或精神通过自我意识抵达自由的过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统一的、

目的论的世界史观,但却用现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史,取代了黑格尔的精神发展史。马克思历史思路中的一般图式是异化-解放。即人类本来处于自然状态,后来因为劳动分工而异化,出现阶级、剥削、压迫等等;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极端异化,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个图式因袭了黑格尔;世界史的统一性,对马克思而言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就体现在“异化-解放”之中。不过马克思在具体处理历史过程时,并未简单地套用这个图式:他充分考虑到政治和文化的作用,也考虑到偶然性的作用(因为历史倾向与自然规律不同);马克思晚年强调不确定因素,强调机遇和斗争的重要性;在人类全部历史活动中,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活动,把经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看作为渗透一切、贯穿始终的历史基本动因。这就突破颠覆了黑格尔原有的世界史框架。

如果说世界史的统一性源自资本对全球社会经济关系、全球人类活动的整合,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世界史语境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会以全面整合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整全式思想体系的面目出现。就其本性而言,两者都是普世的。所谓普世,也是普适。就自由主义而言,其理想是历史终结于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目标则是经由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而实现人类的解放。

既然世界史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自兴起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表述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岂能一成不变?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工业资本主义,早已面目迥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与原创的马列主义也已经相去甚远。相应地,20 世纪后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平等自由主义、和哈贝马斯的人权自由主义,其问题意识、论证策略和面对现实的解决方案,与洛克、斯密、康德、密尔等人的经典自由主义间亦形成巨大差异。然而,作为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流派,无论怎样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保持着变化中不变的内核。脱离内核的思想,就不再属于原来的体系了。例如,把对自由的言说纳入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视野,就突破了自由主义的界限。或者,在生产方式的讨论中,为发展生产力而拥抱资本主义,也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规范。

在简短考察自由主义的演变之前,先要检验它理论上的出发点。

讨论自由主义哲学,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尔。康德讲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个人;密尔讲个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钳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宝贵的。每个

人都应该拥有并发展个性;个性压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自主性,指涉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因而是抽象、普世无差别的原子个人。

自由主义这一预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从起源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康德的原子个人,不过是16至18世纪开始出现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他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体,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进入市场。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对无产者来说即其劳动力,并且对该资产拥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他有权在市场中自由地交换自己的资产,包括出卖自身的劳动。自由主义以自主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为要,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市场主体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独立的、拥有资产的、理性的原子化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尤其他还是人类道德准则、伦理生活的根源和载体。只有尊重自主的个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当性。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从无形之手、社会契约,直到晚近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①,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

① 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ics)指近年来兴起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不同的一种研究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学派,主要利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来考察社会政治现象。

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理论上,这个出发点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原子个体的基本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而市场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等价物(钱或权力等一般交换价值),那么密尔认为至尊的宝贵的个性岂不与个人的基本活动完全脱节?当然,可以说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个性,它与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基本活动,倒也不失互为前提、互相建构。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却意味着一个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种无道德、个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虚无主义。^①由于个性对艺术至关重要,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原子个人的市场活动,不相容于艺术。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浪漫派,也包括现代派)也势必对市场、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自由主义内涵的道德虚无主义,受到前现代保守主义的严厉抨击:我们有共同体,有自己的特性,有对父母、邻里和祖国的义务和承诺等等

① 逻辑上,自由主义的无个性文化可以解释现实历史中的消费文化。六十年代起盛行于西方的欲望-消费文化很快就为性消费所主导。如果说情爱因有特定依恋对象而不失个性,生物性欲中则个性痕迹所剩无几。